



范成大早期事迹考

孔凡礼

范成大，字至能（一作志能、致能），吴县（在今江苏）人。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进士。约次年，赴徽州户曹任。本文所说的早期，即指其出仕前。

周必大《周益国文忠公集·平园续稿》卷二十二《范成大神道碑》（以下简称《神道碑》）及《宋史》本传，关于范成大早期事迹的记载，都极简略，本文想就此做一些考索。

一 赴南宮

《神道碑》说成大“年十二遍读经史，十四能文词”，并非溢美，有旁证在。

宋王明清《挥麈录·余话》卷二云：

绍兴壬戌夏，显仁皇后归就九重之养。伯氏仲信年十八，作《慈宁殿赋》以献。……奏赋之时，与范至能成大诏俱赴南宮。

壬戌乃绍兴十二年（1142），显仁皇后乃徽宗之后韦氏。这一年，韦氏从金国回来，居于慈宁殿，回来以后称皇太后。

王明清所说的仲信，名廉清，以才华横溢著称。“真草篆隶，沈著痛快”，“烟云落笔，人藏以为宝”（《挥麈录·余话》卷二参陆游《剑南诗稿》卷三十八《题王仲信画水石横幅》）。晓天文，作《新乾曜真形图》；留心内典，作《补定水陆章句》；又有《京都岁时记》、《广古今同姓名录》诸书（《挥麈录·余话》赵不讷跋）。皆不传。《彦周诗话》作者许顛盛赞《慈宁殿赋》，谓“此赋如河决泉涌，沛乎莫之能御也，天资辞源之壮，盖未之见”（《挥麈录·余话》卷二）。但一生憔悴，享年不长。王明清在这里把范成大和他的哥哥并列，可以想象范成大大同样具有过人的才华。这一年，成大十七岁。

宋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百四十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的纪事中，也提到了《挥麈录·余话》中所说的事：

诏皇太后回銮。士人曾经奉迎起居及献赋颂等，文理可采者，令后省看详申省取旨。时献赋颂者千余人，而文理可采者近四百人。大理正吴棗……为第一。……诏有官人进一官，

进士免文解一次。于是吴县范成大亦在数中。……成大，雩子也。

王廉清当亦包括在“文理可采者”之中。李心传没有提王廉清，而特别突出地提到了范成大，当然与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遭遇有关系，但可以仍然肯定范成大的才华得到了人们的公认。

范成大的奏颂文章没有传下来。从王廉清的《慈宁殿赋》来看，写好这样一篇文章，需要有功力和文词。少年的范成大能具备这样的条件，除掉他个人勤奋以外，还由于他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。

《系年要录》提到了范成大的父亲范雩。雩字伯达，宣和五年（1123）进士（《吴郡志》卷二十八）。宋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卷五《范秘书》条说范雩“尝试《禹稷颜回同道论》，先生见之以为奇作，置之魁选，遂驰誉于太学，学者至今以为模范”。绍兴五年（1135）为江阴教授（《正德姑苏志》卷五十一《王棠传》）。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八月为秘书省正字，十二年十一月为校书郎（《南宋馆阁录》卷八），范成大奏颂时，范雩在临安。

据《神道碑》记载，范成大的母亲蔡氏，是北宋名臣、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孙女，北宋名臣文彦博的外孙女。

范成大从小就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（见《神道碑》）。可以想象，他的奏颂是他父亲给他安排的一条进身之道。然事与愿违，范雩于绍兴十三年（1143）死去了。关于这，以后还要述及。

现在还弄不清王明清说的“赴南宫”的具体内容。南宫，当指礼部。陆游为礼部郎中，张镃《南湖集》卷三有《次韵陆南宫晨起有感》，以南宫称陆游。范成大“赴南宫”，是到礼部接受赏赐呢，还是再奏赋呢，不得而知。

三 入诗社

宋开禧三年（1207）原刊本龚昱所辑《昆山杂咏》，收有范成大诗十多首，其中三首，《石湖诗集》（以下简称《诗集》）未收。这三首诗是：

气压伊吾一剑鸣，风生铜柱百蛮惊。君家自有堂堂阵，我欲周旋恐曳兵。

——和马少伊韵

兜罗世界三千刹，重壁楼台十二成。云暗峨眉封古邑，日曛鸲鹆溜春声。莫将蕉叶评摩诘，且燃梅花慰广平。更忆猴山可怜夜，怯寒谁与伴调笙？（原注：晏元献《雪》诗：猴御怯调笙。）

——次韵项丈雪诗

节物阴澹里，人情冷淡中。百忧寻老大，一笑属儿童。雪意愁饥雀，风声入断鸿。新衣满闾巷，终日自西东。

——元日奉呈项丈诸生

马少伊的原韵，亦见《昆山杂咏》，题为《喜乐功成招范至能入诗社》，诗云：

燕国将军善主盟，新封诗将一军惊。范家老子登坛后，鼓出胸中十万兵。

这几首诗说明了以下一个事实：范成大参加了一个诗社的活动。这个诗社的成员

有：乐功成、马少伊、项丈。

乐功成，名备，一字顺之。《永乐大典》卷六千六百四十一引《范石湖大全集》，有《代乐先生还乡上季太守书》。乐先生，即备。从书中看来，备为鲁人。洪武《苏州府志》卷三十三、正德《姑苏志》卷五十一《乐备传》，都说他原是淮海人，后徙昆山。马少伊诗中的“燕国将军”，当是指他。这里用的是乐毅的故事，因乐毅是燕国将军。从马少伊的诗句看来，乐备在诗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他“有学行名，能文章，尤长于诗”，“由进士官至军器监簿”。范成大除称备为“先生”外，还称为“丈”，很敬重他。《诗集》中提及备的诗很多。淳熙四年，成大自蜀归，时备刚去世。成大为文以祭，痛切感人，文见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万四千零五十四。

马少伊，名先觉，昆山人。以文章名。登绍兴三十年(1160)进士。初主海门簿，调常州教授。为浙西常平干官。号得闲居士。所著诗文曰《惭笔》。道光《苏州府志》卷一百三有《传》，《传》入隐逸。《惭笔》今不传。

项丈，名寅宾，字彦周。见《昆山杂咏》。《昆山杂咏》有寅宾《雪》原韵、《和范至能元日》诗。《昆山杂咏》还有寅宾《和郑逢辰元宵韵》，有“忆昔先皇赏露台，鳌山半影落蓬莱”之句，则寅宾及见徽宗宣和间之“繁盛”。

据宋原刊本《昆山杂咏》，参加诗社的还有李衡、耿镒、钟孝国等。

李衡字彦平，本江都人，避地居昆山。《宋史》卷三百九十有传。《传》称其“宣和间入辟雍”，“为文操笔立就”。在昆山，“聚书踰万卷，号曰乐庵。”

耿镒，一名元鼎，字德基，一字时举，见《昆山杂咏》。镒善诗，仲并《浮山集》中，与之倡酬甚多，并于镒推仰甚至。宋刊《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收镒文多篇。

钟孝国，字观光，昆山人，见《昆山杂咏》。

诗社中人，常常以某一事物为题，反复吟咏。如上面提到的范成大与马先觉、范成大与项寅宾之间的唱和。再如：马先觉赋《幽居客至》，乐备和其韵。又如：李衡赋《短项翁》，耿镒、钟孝国、乐备有和韵；李衡再赋，钟孝国、耿镒、乐备又和。

《诗集》卷二有《中秋卧病呈同社》诗。联系《昆山杂咏》，这里说的“社”，即诗社。《诗集》只有此一处提到诗社。这首诗一开始写到中秋的“佳风月”，因为生病，不能“受用”。接着写道：

卧病窘诗料，坐贫羞酒钱。琼楼与金阙，想象屋角边。如闻真率社，胜游若登仙。四者自难并，造物岂我偏！

诗社中的倡酬是很频繁的，成大以致为“卧病窘诗料”发愁。诗社同人之间，在倡酬中，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，彼此真诚坦率地相待。范成大在卧病中，想象到他们此时一定结伴踏着“浩浩”月光，仿佛进入仙境，而自己偏偏不能参加！这里，透露了他们在诗社中生活的一个真实侧面。由于彼此交往，陶冶了气质；由于不断倡酬，锻炼了技巧。这些，对于范成大以后成为一个诗人以及一个诗人所应具备的品格，都是有影响的。很可惜，范成大在诗社中的其他倡酬作品没有传流下来。

那么，《中秋卧病呈同社》这首诗作于哪一年？诗社是哪一年开始活动的？

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是很困难的。《石湖诗集》虽说按年编次，但前后参差之例很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六十谓成大送洪迈使金诗凡四首，其两首在第八卷，列于迈《使还入境以诗迓之》之前，其两首乃在第十卷，列于《何溥挽词》之后。这种情况，在《诗集》前四卷更为突出。据范成大的儿子范莘、范兹《诗集跋》，对于《诗集》，成大只是“手编仅成帙”，并未做最后校订。其前后多处参差，主要当原于此。对待前四卷诗，应该综合考察。

成大早期与乐备的诗中，《诗集》卷四《岁早邑人祷第五罗汉得雨乐先生有诗次其韵》一诗，可约略考察其写作时间。诗中有“沙煎日烂千山童”之句，可见其旱情之重。查《宋史·高宗纪》绍兴十四年至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纪事，唯绍兴十八年戊辰（1148）有浙东西淮南江东旱之记载。又，李洪《芸庵类稿》卷一《迎送神辞·序》中，有“绍兴戊辰，夏五月甲子，迄八月丙戌不雨，武原之旱，视他邑为甚”之语。武原，今海盐，距离苏州不远。据此，《岁早邑人……》或作于绍兴十八年。时乐备大致已在苏州定居下来。由于材料不足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《岁早邑人……》是不是诗社中的作品。但可以肯定，乐备组织诗社和范成大参加诗社，是绍兴十八年前后的事。

三 读书荐严寺

《神道碑》谓范成大“年十二遍读经史，十四能文词”，是岁其母卒，明年其父卒。据此，成大之母蔡氏，卒于绍兴九年（1129），父雱卒于绍兴十年。按：《神道碑》此处有文字上脱误。

上面已引《南宋馆阁录》，说明成大绍兴十二年奏颂时，其父范雱在临安任职的事实。现在再举两件事：

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百四十七，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丁未纪事：

秘书省正字范雱为校书郎。

《南宋馆阁录》卷七，秘书郎题名：

范雱，……〔绍兴〕十三年二月除，六月致仕。

宋制，有引年致仕之例，年满七十或虽昏老不胜任，得奏请本官致仕；官员不禄，先乞守本官致仕，后奏身故（见赵升《朝野类要》卷五）。范成大自己就是依据后者规定这么办的。据《神道碑》，绍熙四年（1193）九月，成大病情严重，自知不起，请求告老致仕，“诏下”，成大以是月五日卒，时年六十八岁。范雱宣和间驰誉太学时，年龄并不大，至绍兴十三年，当未及七十。其致仕情况，当同其子成大。这就是说，范雱乃卒于绍兴十三年。范雱卒后，《神道碑》只是概括地说成大“十年不出”，“无科举意”。那么，这十年的具体情况怎样呢？宋凌万顷《淳祐玉峰志》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资料。该书卷下《寺观》：

荐严资福禅寺：在县东三百步，梁开平三年置，为昆山福院。贞明五年三月重修。皇朝大中祥符元年，敕改惠严禅院。后又敕改今额。……范石湖尝读书寺中，屡有诗载《大全集》及《杂咏》。其后石湖读书处生紫藤，紫蔓可爱，名以范公藤，名公各有题咏。

同上《园亭》：

东禅寺后池上茅亭。吴仁杰取杜诗“可以赋新诗”之句，名曰可赋。范石湖多游息其中。

玉峰车昆山地（今属嘉定）。明弘治《昆山县志》卷十一谓“荐严资福禅寺”即“东禅”，“以其居城之东偏”。《正德姑苏志》卷三十二谓“范公亭，在昆山荐严寺后圃池上”。此“范公亭”当即“茅亭”。

凌万顷所说范成大《大全集》屡有诗载其读书荐严寺事，单纯看今本《诗集》，已很难找出其踪迹。幸而宋原刊本《昆山杂咏》（当即凌氏所说的《杂咏》）还在，把它和《诗集》一对照，就很明白。

《诗集》卷一《两木》诗小序云：

壬申五月，卧病北窗，惟庭柯相对。手植绿橘枇杷，森然出屋，枇杷已著子，橘独十年不花，各赋一诗。

《昆山杂咏》“卧病”后有“东禅之”三字。那就是说，《两木》二首，写的是住在荐严寺的事。壬申为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，成大在这里已经住上十年了。《神道碑》所说的“十年不出”，原来他住在荐严寺。因为从绍兴二十二年上溯到绍兴十三年，以首尾计，正是十年。这也就证明成大之父零乃卒于绍兴十三年。

以下诗篇，《诗集》与《昆山杂咏》题目有差异。《诗集》卷三《宿东寺二首》，《昆山杂咏》作《东禅廊夜二绝》；同上《晚步》，《昆山杂咏》作《夜步东寺之西》。这个差异，恰恰证明这些诗写的是荐严寺。

弄清楚这点以后，《诗集》卷一至卷四的一些诗，可以确定写的是荐严寺僧院生活。如卷一《与时叙现老纳凉池上时叙诵新词甚工》，此池，当即《淳祐玉峰志》所说的东禅寺后之池。再如卷二《六月七日夜起坐殿庑取凉》、卷四《病中夜坐》等。现在把《病中夜坐》抄在下面：

村巷秋春远，禅房夜磬深。饥蚊常绕鬓，暗鼠忽鸣琴。薄薄寒相中，棱棱瘦不禁。时成洛下咏，却似越人吟。

凄凉寂寞的僧院，反映了由于双亲双亡，家庭负担沉重（“嫁二妹”，教抚二弟，见《神道碑》），疾病折磨而产生的凄凉寂寞的心情。但他并没有就此真的消沉下去，而是不断地“咏”、“吟”。这首诗，是范成大十年荐严寺生活的一个缩影。这一时期，他的思想处于严重的矛盾状态中。一方面，想寄迹山林，自号“此山居士”（《神道碑》）；想逃形虚无，从佛理中找到慰藉，他看破了“八万四千空色界”，要“不离一法认毗卢”（《诗集》

卷四《题记事册》)。一方面,在诗社中(他参加诗社是在荐严寺十年中事),在外出中,他接触了社会的许多方面,了解了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,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,越来越起着支配作用,他勇敢地面对现实,写出了一些揭露现实的诗篇。这些,后面还要提到。

《诗集》卷一有《荣木》诗,紧次《两木》诗前,与《两木》同时作。诗小序有云“卧病十日”与《两木》小序“卧病”合。诗中有云“自我来归,十年不富”,当指荐严寺十年。又有“今我不学,殆其已而”之句,甚悔以往为学不力,要“着鞭”赶上。《神道碑》谓王葆勉成大以举业,无负其父之志,当为此时事。此处所说的“学”,当为“举业”。从此,成大结束了僧院生活,为进入仕途,迈出了新的有重要意义的一步。这也是上面所说的积极因素的一个发展。

四 交 旧

一、王葆。葆字彦光,吴郡人。《吴郡志》卷二十七《王葆传》谓:“成大早孤废业,一日呼前,喻勉切至,加以诘责,留之席下,程课甚严。未几……忝科第。”《神道碑》和《正德姑苏志》卷五十《王葆传》亦有类似记载。周必大《省斋别稿》卷十有《王葆墓志铭》。“葆学行俱高”,著有《春秋集传》、《春秋备论》,官至监察御史。

二、唐子寿。子寿字致远,昆山人。父焯,为礼部侍郎,有望于时,《吴郡志》有传。子寿中隆兴元年(1163)进士,官至朝请大夫。见《至正昆山郡志》卷四、《正德姑苏志》卷五。子寿为王葆次女之婿。周必大《南归录》多处及之。子寿与崔敦诗有交往,《永乐大典》卷二千八百十有崔和子寿腊梅诗。成大早期及子寿诗甚多。《诗集》卷二《青青崑上松送致远入官》以松比子寿,以柏自喻。足见友情之深。

三、唐焯。焯字子光,焯弟。建炎二年(1128)进士。官至朝请大夫。见《至正昆山郡志》卷四、《正德姑苏志》卷五。《诗集》卷二有《次韵唐子光教授河豚》、《次韵唐子光席上赏梅》。

四、汉卿。《诗集》卷三有《次韵汉卿舅即事二绝》、《次韵汉卿舅腊梅二首》。按,周必大《周益国文忠公集·省斋文稿》卷三十三有《靖州推官张君廷杰墓志铭》,称其字汉卿,吴郡人,或即成大所云之汉卿。《铭》又称其“少业儒”,“刻意教子,藏书数千卷,士大夫喜从之游”;又称“创亭榭十余区,环以佳花美木,四时皆有奇观”,“为吴门绝景”。周必大《南归录》乾道八年三月癸酉纪事:“张汉卿自天池遣其子见招范至能来。”据《铭》,廷杰长成大十五岁。不识何故成大称之为“舅”?

五、王陔。陔字希武。《诗集》卷三有《王希武通判鞞词二首》,有“当代名臣后,惟公奕世贤”之句。其父绚,字唐公,官至参知政事,有第宅在昆山。见《中吴纪闻》卷六及《吴中旧事》。《鞞词》中又有“事契从先世,姻联亦近亲,遽为重壤去,凄断十年邻”,成大与陔盖为亲邻。

六、周必大。《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首附《周必大年谱》:“绍兴二十一年,……擢进士第,……王公葆许以女妻公。……绍兴二十三年癸酉,公年二十八。是岁,公亲迎于平江之昆山。”《神道碑》:“某与公齐年,御史王公,予外舅也,以是与公善。”成大与必大之交往,当自必大亲迎时始。

七、魏信臣。成大岳父，官承信郎。见《神道碑》。《诗集》卷五有《外舅輓词二首》，作于赴新安掾前。

八、魏良臣。成大妻魏氏，乃其侄女。《神道碑》谓良臣“知公深，一见以远大期之”。良臣字道弼，官至参知政事。事迹详周必大《周益国文忠公集·亲征录》绍兴三十二年四月辛未纪事、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十三下《魏良臣传》。

九、魏仲恭。仲恭字端礼，自号醉□居士。《诗集》卷五有《夜至宁庵见壁间端礼昆仲倡和明日将去次其韵》，约作于绍兴二十五春赴新安掾前。仲恭，长伯友，仲恭居中，次乃叔介。光绪《宣城县志》卷二十九引魏良臣《昆山（按：此乃宣城之昆山）金牛洞记》，有“犹子仲远”。诗题中之“昆仲”，当指伯友、叔介、仲远等。叔介，韩元吉《南涧甲乙稿》卷二十一有《墓志铭》。《诗集》卷五《送端言》之端言，当为其“昆仲”之一。仲恭为朱淑真《断肠诗集》辑集者，其事迹参拙撰《朱淑真佚诗辑存及其它》（《文史》第十二辑）之第五部分。

一〇、潘时叙。成大与时叙往来甚密，有多诗及之。《诗集》卷一《与时叙现老纳凉池上时叙诵新词甚工》诗中，有“潘郎忽鼎来，谈诗解人颐。晚诵云髻篇，濯濯余春姿。想见篇中人，清润如君诗”之句。

一一、林元复。《诗集》卷一有《林元复輓诗》。首云“胸次峥嵘满贮书”，又云“漫道春风须得意，那知秋雨不成珠”，元复盖有志用世，才亦足以相称，而不得志于场屋。陆友仁《吴中旧事》云：“近世儒门之盛，必推林氏。”元复当属其族，为吴人。

一二、唐少梁晋仲兄弟。成大尝与少梁登吴天平山绝顶，宿天平寺中，联句达晓。见《诗集》卷三《天平寺》。《诗集》卷八有《奠唐少梁晋仲兄弟墓下》，作于绍兴三十一年自新安掾归来时。中有“生平书札频双鲤”之句，盖成大掾新安时，尝有书信来往；又有“黄壤一时终玉树”之句，则其兄弟凋谢之时当甚相近，时约在成大掾新安不久。

一三、现老、范老、澹庵。皆僧。《诗集》卷一作于荐严寺的《与时叙现老纳凉池上》诗，有“老禅挽我游，高论方轩眉”之句，现老当为荐严寺之僧。成大以后尝及之。

《诗集》卷三有《范老前岁相别约归括苍便游四明今不知何地暇日有怀》诗，中有“故人一去不肯还”之句。以故人相称，可见其交往之密。成大以后诗篇，及之者颇多。查明成化《虎丘山志》，“范号默堂”，则范老当为僧于虎丘。

《诗集》卷四有《戏答澹庵小偈》。成大以后亦有诗及之。

一四、圣集。《诗集》卷一有《代圣集赠别》。《诗集》卷五《圣集夸说少年俊游用韵记其语戏之》，作于新安户曹时，中有“京尘红软扑雕鞍，年少王孙酒量宽”之句，其人当姓赵，少年时有过浪漫生活，在临安呆过。

一五、周杰。杰字德万（知不足斋丛书本《吴船录》有周杰德俊万，《宝颜堂秘笈》原刊本《吴船录》有周杰德俊万，今从明万历刊《全蜀艺文志·峨眉山行纪》及明抄本《吴船录》）。为成大女弟之婿。《诗集》卷五有《周德万携孥赴龙舒法曹，道过水阳相见，留别女弟》，作于绍兴二十五年春访南塘岳家时。水阳在宣城，见《舆地纪胜》卷十九。淳熙初，周杰佐成大成都幕，见《吴船录》。

一六、范成象。成象字至先，其父为成大之伯父（见下面提到的成大祭文），成象乃从兄。绍兴五年（1135）进士，见《吴郡志》卷二十八。成大事之“如严师”（《神道碑》）。成

大少时尝与成象及唐少梁等登吴中天平山绝顶，见《诗集》卷三《天平寺》。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丙申，以左从政郎行太学录，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百七十。乾道五年四月，自湖南提举任被召赴临安，见《永乐大典》卷八千六百四十八引《衡州图经》。旋任工部员外郎，见《黄氏日抄》卷六十七。淳熙七年卒，成大有祭文。见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万四千五百一。其文之传于今者，有见于乾隆《昆山新阳合志》卷四之昆山县《重修学记》，见于清顾涓重修本《虎丘山志》卷三之《水陆堂记》。前者作于乾道元年，文中有“既辞弗获”之语，知成象颇有誉于乡里；后者作于乾道二年，知成象与佛徒交往颇密，亦甚谙佛理。

一七、诗社诸交游，不在此重述。

五 行踪

范成大早期行踪，可以理出头绪的，有三次。

一是赴太学试之行。《骖鸾录》乾道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纪事谓：出德清，“游城山。顷岁赴太学试，道病暑，晚对轩题诗壁间，故在。”《诗集》卷二《题城山晚对轩壁》，当即其作。诗云：

一枕清风梦绿萝，人间随处是南柯。也知睡足当归去，不奈溪山留客何！

紧次此诗为《题城山挂月堂壁》诗，当作于同时。城山，即在德清县境内，见康熙《德清县志》卷一。《宋史》卷三十《高宗纪》及卷一百五十七《选举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卷四十二均有绍兴十三年始建太学的记载。《文献通考》并谓这一年“秋季始开补，就试者五千人”。成大赴太学试，不知为何年事。从上面所举诗看来，他对这次赴试，并不汲汲，当为荐严寺十年中事。看来，他以后并没有入太学。

一是赴金陵漕试之行。范成大所在地区漕试，是在江东转运司所在地——建康（即金陵）举行。漕试得荐后，次年，即赴临安应礼部试。据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卷十三《诸路同日解试》条，“祖宗旧制，诸路州军科场，并以八月五日锁院”，成大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，是此次漕试为绍兴二十三年秋季事。《诗集》卷一末首《南徐道中》及卷二的一些诗作于此时。一是南塘岳家之行。《神道碑》谓范成大的妻子魏氏，是魏良臣的侄女。据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十三下《魏良臣传》，良臣为溧水崇教乡南塘人。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万零九百九十八引成大《再辞免知建康府札子》，有“臣妻族魏氏，现居溧水、宣城之间”语。属于溧水的南塘，后来属高淳。成大岳家之行，是在溧水、高淳、宣城之间进行。

《诗集》卷四有《晓自银林至东瀾登舟寄宣城亲戚》诗。查民国《高淳县志》卷三，县东五十里有银林桥，旧有银林市，为财货商旅之所集。银林市，当即诗中所说的银林。清沈钦韩《范石湖诗集注》卷上谓东瀾在银林之东。苏州在高淳之东，成自大自银林至东瀾登舟，乃东向返苏州。诗中所云“风细桐叶堕，露浓荷盖倾”，乃夏末秋初。诗题所云亲戚，当指岳家。这是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以后的事。

回苏后不久，成大在“红树亭亭”（《诗集》卷五《复自姑苏过宛陵至邓步登陆》）的季节里，到了南塘岳家。民国《高淳县志》卷三谓南塘在县东十里，下并引成大《题南塘客

舍》、《南塘冬夜唱和》二诗(见《诗集》卷五);卷五谓魏良臣故宅在县东十里南塘铺。成大在南塘度岁,到第二年——绍兴二十五年寒食后离去,有《诗集》卷五《南塘寒食书事》诗为证。

这段期间,成大游历了宣城境内名胜金牛洞,魏良臣有《洞记》,见光绪《宣城县志》卷三十七。到了净行寺,据民国《高淳县志》卷十,此寺为魏良臣香火院,在县东北十二里。游历了袞山、花山。前者在宣城县东三十里之麻姑山,后者在高淳县南四十里,上产白牡丹。分别见光绪《宣城县志》卷四、民国《高淳县志》卷三。《诗集》卷三皆有诗。

此外,《诗集》卷一有《过松江》、《过平望》、《长安闸》诗,三诗紧次,当作于同一时。据周必大《奏事录》,长安闸在临安附近,此行当往临安。《过松江》中,有“去年匹马兀春寒,今此孤蓬转秋热”之句,说明成大数数来往于这条路线上。

又,《诗集》卷二有《姑恶》诗,序中有“余行苕霅”,苕霅,在今浙江吴兴。次《姑恶》,为《大暑舟行含山道中,雨骤至,霆奔龙挂可骇》诗。含山原在崇德(今属桐乡,在浙江北部)。诗中云:“扁舟风露熟,半世江湖遍。”说明舟行江湖,乃其经常生活。

类似的意思,在卷四《夜发昆山》中表达得更具体。该诗末二句云:

惭愧沙湖月,年年照薄游。

在《诗集》卷二《除夜感怀》中,成大感叹“贫病老岁月”、“逝者日已远,生者日已衰”。风露江湖,是他荐严寺十年生活的又一个真实内容。他并不是整天在荐严寺读书,而且也不能。

就在上面这首诗里,诗人对自己处境,淡淡地透露了一点“怨尤”。但是,全面地看起来,他是可以不怨尤的。因为,正是这种奔走,正是上面介绍的几次行踪,他深入了社会,扩大了眼界,知道“忧稼穡”,懂得“老农苦”(《诗集》卷二《大暑舟行含山道中……》),他的诗的内容得到了充实。他的《催租行》(卷三),揭露里正榨逼农民丑态,《长安闸》(卷一)斥津吏之横暴,《秋日二绝》其一(卷一)讽刺当时徒以江山宏丽夸于敌国而不谋振兴国力的当权者,《净行寺旁皆圩田,每为潦涨所决,民岁岁兴筑,患粮绝,功辄不成》(卷五)指出兴修水利的根本问题不在农民本身,都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。

在新安户曹任上,范成大曾有两句诗抒发个人的抱负,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:

宇宙勋名无骨相,江山得句有神功。(《诗集》卷六《晚集南楼》)

远大的抱负,认真的态度,多姿的山川,与深入生活,关系极为密切。范成大自己就是以这两句诗做为以后行动的依据的。他在早期的基础上,创作了《四时田园杂兴》这样鲜明地描绘农村生活的诗篇及其他作品,在包括诗在内的文学领域里,创出了自己的业绩,就是证明。